

卷十三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賈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一曲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人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音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古名石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97(1)

U.4.7
8
4.8

双紅堂
小説
48(1)

料 2971 (7)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菩薩蠻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門翠幌。雨灑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話說一日韓道國舖子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我

被他照顧拚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况他又丟了孩兒只

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

也知財主和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

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東帖等我親
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

下此一
語別不
說出緣

第六十一回

夜雨下
心照道
國固是
解人

人家依
老婆說
的亦只
為其說
得是耳

這回不
怕韓二
要吃矣

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送
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
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
道國走到舖子裡央及溫秀才寫了箇請柬兒親見西門慶盤詰畢說道
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
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到沒事衙門中
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饅飯菜蔬一
面叫厨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
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
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纒
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

那件
不說之
說妙西
門慶向
以措碎

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
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
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
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
婦承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
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手問的恐怕老爹
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
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
爹說了否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
裏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
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

描寫他
彼不及
秋波作
者用筆
之妙

在宅裏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西門慶道：「既是有了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覓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擎菓菜，索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襖紅裙，一對金蓮，嬌嬌桃腮，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千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

五

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徑要施逞，他能彈會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絞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城羊唱完了。韓道國教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箇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鬢兩朶，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懽悵，權且將悶解愁消。」

語教都

應前

一個情
悄悄向
一個說
知都不

說出心
事

前說使
後生看
着至此
照出作
者計密
如蟻

道與
王經
安弄
拾已
此番
景却
出胡
以作
瀾凌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開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交盃換盃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抬弟兄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了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里教小廝請他去說。」申二姐往隔壁去了。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

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擎出來，在前半間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地下舖着一領簾，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裡聲喚，又見板壁縫裏透過燈，曉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唬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伶。伶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搨打的連聲响。唬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

驚奇文
心異
如此

王六兒
字籠壺
挽技倆
在金蓮
之上蓋
金蓮地
親故用
強六兒
地遠故
用柔雨
入心事
真出而
筒條也

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嘆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嘆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裡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教他去省的開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箇一動一靜，都被胡秀听了。箇不亦樂乎。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没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箇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

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脚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裡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睜睜跟道：國往舖子裡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箇時辰，方終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毯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盥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箇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厮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

海棠

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五

雨楊柳 經秋冷 致凄情 可憐可 愛

西門慶 捨此則 彼微瓶 兒則金 運危極 矣瓶兒 蓋心知 之而心 傷之在 潘六兒 那邊去 一語故 瓶兒不 忍聞而 不欲聞 者宜乎

意中事 若出之 意外全 在忽見 二字寫 出

偏是他 曉得是 固其性 生天授 也

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裡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聽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蓮纔教春梅關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到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裡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沒廉耻的貨一個大棒

極其醜
詆

慧心所
照見
肺腑

先設以
必不可
逃之數
隱說

着自己
機鋒
類比
精詳
可折獄

金蓮明
知其從
六兒個
中來不
得不
西門慶
亦知金
蓮知其

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
 那血毯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
 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轉話兒西門慶堅執
 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
 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箇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
 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
 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
 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
 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
 這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晚終來家弄的恁個樣兒嘴頭
 兒還強哩你賭箇誓我教春梅昏一甌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

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根子兒
 罷了若是信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耍過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
 裡火行貨子你早是箇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台遍巷幾句說的西
 門慶睜睜的只是笑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
 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嚙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
 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
 窩子裡鑽了來教我替你啞可不贖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
 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箇
 誓麼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里
 掏出個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裏沒鳴啞半响啞弄的
 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

從六兒
個中來
而使之
不敢不
嘔十分
妙用金
蓮入其
範圍矣

金瓶梅 十三卷 七
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搨打連聲响噠燈光之下窺翫其出入之勢婦
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與猶不愜將婦人仰臥朝上那
話上使了紅粉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勝者將二三
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
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
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麼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看提
散了我的頭髮兩箇顛鸞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終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
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
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厮接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每聽又
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席合
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

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
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
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看栽了菊花請了
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
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
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終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
陪西門慶坐眾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
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操心放開教申二姐彈唱曲兒你听玉樓道你說
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
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
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

是常人
口吻

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箇好曲兒與你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箇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為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箇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箇不打緊，我有子，是取過筆來，頓開喉音，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

俗
咳
固
不

醉楊妃、玉牡丹、鶯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卽喚跟來人，把盆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箇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終好些，你又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盆兒觀看，四十箇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卽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拿盆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

前便有
一番誇
獎鑿
可據

盆正是官窠、雙箍、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蹴過泥，終燒造這箇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換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日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個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要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厮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昨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此李

在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箇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厮擡到他府上，我還叫兩箇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

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眾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總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廵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

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先教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甌。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攪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吃。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眾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夫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

笑道賤累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遍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裡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謔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捧出來俺每瞧瞧就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與老舅听也罷了

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這道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午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款趺絃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的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靴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搗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忙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

糖兜月
娘一對
婆心月
娘可敬
憐兒可

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搗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裡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眾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黃，黃了，扯着西門慶

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搗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大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前有望，不然難為矣。」西門

此因見
理極明

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
 間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
 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計將藥來各日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
 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
 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
 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兜并花翠裝
 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帳吃了酒去聽見
 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慳慳的不比
 往時兩箇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
 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月經
 不通是他看來老爹請他來看看張營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

此醫想
 善于打
 肺與瓶
 兒固非

童和王經兩箇叠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

來和他商議道第六箇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
 娘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感
 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他又沒好生吃酒
 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
 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
 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
 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厮請去了把我焦愁
 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
 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
 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

丈夫怨
 此貴難

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念，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衙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大小方脈具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來過再請他來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擎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上座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

何家積
誰名醫

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擡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磬响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沉細，一靈縹緲，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畢竟老
醫開口
道破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縣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

病從何

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眾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坐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醫為業家祖見為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主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按洪乳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脣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為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

只火一
龍崗
已供出
一個真
方假藥
面孔

擬信餘
潘便竟
談吐風
生靈
儒道不
以此

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惟不通故放一般總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搗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教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為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

妙極一
出幽閨
旅病

越日敲
來近日
醫人多
得此活

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寔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骨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蘆、巴豆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搦，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保來，不好罵他，稱三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何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

五五

此言甚
出口金
連吾便
就寫姪
心下石
出自月
娘當是
聖人之
心

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捶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脈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中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筭筭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

寫出勿忙混亂
一毫不能主持
當局人自是如是

如此術家難不多得

家門西門慶隨即便陳敬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批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為不利批畢數敬濟拏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批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窟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啣牋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蘼蕪山下過

蓬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閑閑着梳頭洗臉下床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了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耽擱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

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罷。」走到前邊，卽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

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說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箇人來拿。」

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裡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馬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媽媽，又不在了。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哥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

不問病
且先揭
條人自
心之病
癸不能
悉矣

春搗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裡，我纔晚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起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與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悞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箇月。昨日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

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碗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搬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唬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

了如何文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說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搗了哥兒手，生生的說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不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擎我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

瓶兒受
累死只
是一味
要作好
人所謂
不忍人
也必自
忍也

如意嘴
不饒人
此其一
班已伏
與金蓮
合氣張
本
以瓶兒
之為人
而罹天
折使不
見子虛
一段音
必謂无
非死儀
之矣婦
人而且

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終致了這二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箇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人。子那箇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死去了的人。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

答天道
之不平
突而執
知其不
然可輕
許人而
妄論天
道哉

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終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會。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曾救下此藥。何不服

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
說了個方兒。棕炭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
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箇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
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娘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
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
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媽
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
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
有些這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里。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
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
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

寫不開
心人皮
嘴舌如
畫

老場此
時且只
諱自家
心事所
調下愚
不及情

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七道我是你娘退爽的博士。又笑
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
坐榻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鬧鬧。俺每搗扶着下
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
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
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擇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
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錢買菜來與他吃。西門慶道你
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勻了。婆子道又敢纏你。
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薰蕪芸
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些粥兒不曾。
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土兩

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二哥剛纔和小厮門外請那潘道上，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蔡着人請去，那厮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那崇遣遣，再服他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箇拙病，那裡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箇正在屋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应的稟，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婦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

語上恐
其過情
又心心
慮其不
及情臨
危人一
照身死
无至不
敢以風
昔自姓
心腸真
足使人
痛哭

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旧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你沖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熬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捨些漿水，也方便些。你借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听了如刀剗肝膽，剗到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你說的是，那里話？」西門慶就究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裡送蘋菠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

典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
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身○計○所○○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
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亂不出好
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
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借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
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身○計○所○○請潘道士來看，看板去罷。」月娘道：「你
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閉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
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
是恁說，就出到廝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
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
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

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時纔來回話，說到
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
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
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
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
板是无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
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
喬親家爹主張，充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
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我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
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紬
毡條裹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厅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

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又旋尋了伯爵過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娘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所七手八腳連夜儆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所看看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醒醒缺缺的他每都在這里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里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

一言一
點一本
一動俱
有餘悲
不使在
詞也

開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好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反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又喚過馮媽七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箇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箇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這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攬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

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友那里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綉子襖兒藍細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撇上妳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还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妳兒罷這些三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妳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友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面○也○傷○心○迷只顧指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面○也○傷○心○你每衣服都

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裏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王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友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箇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还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箇也罷了這綉春还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正是

韓愈祭
士二即
文曰汝
時尚小
不知其
言之非
千古同
一傷心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金瓶梅

卷之六

三十一

語是 托孤囑 遺却又 貪生恣 世酸也 楚不 忍多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
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你冲
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
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
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看做材去了吳月娘和孀兒先進房來看
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攢着月娘手哭
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里
你和我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會虧
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
幸我又得了這箇瘤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箇丫頭無人收拘那
人丫頭已是他參取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

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
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妳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
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
兒罷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
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罵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
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
沒投奔咱家那里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
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
慮一切事都在俺兩箇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
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妳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
頭那月娘絲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

金蓮毀
瓶兒于
方言不
知瓶兒
此一言
之毒豈
可欺不
言人先
有哉

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
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
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筭了。」月娘道：「姐姐我
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
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
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
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觀，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
進來，怎生形相相見。

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箇杏子眼，四方口，
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殿外云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
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
而坐，迎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指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
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唱道：「直日
神將不來等，甚嘆了一口法水去，忽堵下卷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
現于面前。」一般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阴人不安，投告于我家，
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
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
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

已明也
機敏有
良心者

官毛骨
快去而
西門慶
竟不知
警也
月久而
忘其事
耶物散
于情而
溺于愛
即俱非
也蓋元
不以此
事為奇
心耳

子惜乎為宿世冤。欲訴於陰曹。非邪崇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阴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形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午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谷。寒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死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會道祭之。鷄犬皆闕去。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僮。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德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餽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官辰。下首總是本命燈。共合二十

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屏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理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声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箇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諛的慌忙下法案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

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听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路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束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纜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畢言。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幸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擎燈籠送你去。

臨死生
禍福之
際情生
情滅初
意轉念
脈之可
思之
欲哭

卽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箇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裡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箇人又來。在我跟前闖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撲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

生背方
瀟灑者
不已而
死又殷
也。以生
者為念
一段彌
留眷戀
情態畢
寫殆及

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趣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
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
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
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
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刺心肝。
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
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分付
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
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
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妳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
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箇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

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
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
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
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祭灯
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劉總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
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
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箇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
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箇人。且是又好箇
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
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妳子。你扶我。面朝裡
畧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妳子道。鷄還未鳴。有四更天了。叫迎春

金蓮
滅瓶兒
死已明
道破

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搗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眾人都熬了一夜，不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舖，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箇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燈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正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

此一哭
直想到
初進門
逼打瓶
兒上吊
時非泛
大語也
細甚矣
不平則

着口口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活于世了。平白活著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搵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月娘向眾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終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搵伏在他身上，搵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搵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

性兒有仁義的姐姐比及亂着雞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插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視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親人不避。吳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

人生天
地前生
後世大
約如此
可勝歎
息

世為女人屬羊，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王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脫閻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眾婦女听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終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酉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

十桶灑紗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造
 幃幕帳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
 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買了
 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
 大棚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
 過來保來問那里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
 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
 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
 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惚只是沒
 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繇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
 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

忽揮入
 玳安一
 哭甚
 味而效

孟樓子
 蘭門慶
 原不聞

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問他
 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
 活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
 更黃湯辣水還沒嚐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
 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
 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
 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
 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
 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彘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彘
 教誰攪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
 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里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

惡氣沒惡氣，就口挺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手娘每作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飯。』這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裡，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拏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碎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總吃飯？』玳安道：『娘每』

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箇。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說：『冒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談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作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上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

夢亦投
枕可見
幫開皆
天意也
金蓮固
硝石而
瓶兒為

王亦未必
夢語一
解便賢
只一嘔
喘跌脚
便了何
非蘭透

明七虧
欠子虛
若不記
憶可見
自省之
難
先伸情
後論理
未復以
從厚一
議安頓
其清語

自醒人
在解愛
因醉而
私共听
也

是玉的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呷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硃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与你是那等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家事又住着前程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王兒常

言一在三在一七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何消兄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娘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乱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嘗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过日子哥要做箇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題醒夢中人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杳杳美人違 遙々有所思 幽明千里隔 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那劇 相望景偏遲 當繇分別久 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眾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又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終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箇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廚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

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里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絨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箇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責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眾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典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

湊趣話
俱被伯
爵說去
現此則
畫士出

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
了一回見畢禮數與眾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
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
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
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
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眾人到跟前這
韓先生揭起千秋幡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欠病其顏
色如生姿容不改黃嫩嫩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繇不的掩淚而
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眾人圍着他
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
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門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

畫士出

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
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畫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
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尽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
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眾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
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
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去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
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
了又描起影來了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
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箇影總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接
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紅的
只是嘴唇略匾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灣

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畧匾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看還要畧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裱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眾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件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

若金道
死敬濟
亦甘心
矣

五七

不一時。件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與他抵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夥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與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盥。擲毛女兒。一邊兩座。擺下靈前的燄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了。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陪待吊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挑幡。幢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

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替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單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箇茶酒伺候茶水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奄迹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第二

日清晨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兒打听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牽着你留下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如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說道

銀兒此時又感安得不哭

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
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
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敬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備舍親朋
長官都來吊問上紙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
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
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錄說姐夫倒不消安放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安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
星板閣上紫蓋件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
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年少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
哭畢管待徐先生齊候打發去了親朋夥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
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荐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

伯爵於此可謂諍文矣酒肉朋友未必全無好處

原在真宗寧和殿今坐開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
門慶親迤三盃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
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
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碍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
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
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
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沱姨夫各家都
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嬌大戶娘子并吳大奶子二奶子花大奶子坐轎子
來吊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
後邊待茶擺齊惟花大奶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餘者都是輕孝那
日李桂姐打听德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

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就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穠穠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觀喜懸掛村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猪羊祭品金銀山段帛絲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吊高擡鑼鼓細樂吹打纏絡喧闐而至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

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朋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一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媾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一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雀親家母朱堂

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眾堂家女眷祭奠地吊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搦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俸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諗知吊遲吊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吊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所上奉茶一盃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第二日院內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

婦人家
二種似
對酌似
揚如畫
等小心

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兒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月娘邀到後邊房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第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里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峙節傳日新韓道目甘出身賁第傳吳羅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

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不一時吊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

分明在
厮纏却
說出一
段情理
來可悟
依口之
歎

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
老舅席上遞盃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
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
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鬧着他快與我
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盃酒兒
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任說我去罷
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
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
一遍三個纔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
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
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

下邊鼓樂响動闔目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公木回到拘欄裡玉簫家來
那媽兒出來迎接包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
人俺女兒等間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
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
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
兒西門慶道看戲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總不言語了
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所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
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
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王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
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
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

或亦無
意括來
台治妙
宛若爲
玉簫合
名時便
伏此意

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鴿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湊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湊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通酒就罢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里。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了。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里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

說得門
裏門外
供起身
不得趣
話

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日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擦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說道。大娘你

自是斷
賜所不
得非甘
吹出斷
賜聲

金蓮恨
心驚情
自家訴
出

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鞭思馬，纔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弔眼淚替古人耽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眾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還做一日。眾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晚，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得多少。」

紅日映窗寒色淺

淡烟籠竹曙光微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挂一帆風

玉殞珠沉思悄然

明中流淚暗相憐

常圖蛺蝶花樓下

記效鴛鴦翠幕前

祇有夢魂能結雨

更無心緒學非烟

朱顏皓齒歸黄土

脈脈空尋再世緣

話說眾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舖子裡，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舖就倒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便去門房裡睡了。玳安一面闔上舖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對厮脚兒睡下。傅夥計因閒話向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多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

又將各人品題一番好則太濫刻則太苛不獨寫出情性之偏而奴僕一味懷惠藏怨如此亦以見小人為難養也
 小人何嘗無春
 秋然語
 語從私
 起見百

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絲環髮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道有多少為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疾錢若說起六娘的性格兒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啻落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傳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達達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

是小人
 之春秋

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兒隨問天來大事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裏傳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捨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哩兩個說了一回那傳夥計在枕上好性法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面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鬢着頭要領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總進後邊去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約了

寫亂馬
懈寫孝
苦只兩
語宛然

金瓶梅

十三卷

四十九

走在花園書房裏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榻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有畫童兒在那里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你在這里，都往那里去了？」畫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茗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總在這里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說得兩

三件事
究竟不
出聽籬
察壁愛
小便宜
心腸所
以為嫌

去固是
御不去
亦不妨

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還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道：「一一聽記在心，總不對西門慶說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

金瓶梅

十三卷 第六十四回

五十一

收的人情，他自己也備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誑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藉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晨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晨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綉舖找尋，那里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蹊蹊，不知弄下甚麼碎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

月娘猶到去後猶然

不猜到自家頭手如人家如月娘著不少

書房裡還大瞧瞧，只怕還拏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裡鑰匙挂在牆上，大櫥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管役來，分付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里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

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其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歿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

左顧右盼都有情景可

悟筆墨
一種生

因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各府庠薛
 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
 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
 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
 里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
 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
 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
 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
 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
 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
 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總享用了這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

奉承

得會說
話三字
可思可
思

致敬稱
吳大人
與前如
夫八三

字兄字
令兄字
冷洽相
應有許
多戲重
在內細
玩自見

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
 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
 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
 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
 娘子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
 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
 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
 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
 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
 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
 小的每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

門慶道：「老公上學生這里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窓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人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邊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里，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薛內相道：「非是徐同家來拜望。」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湘臯烟草碧紛紛，淚洒東風憶細君。
見說嫦娥能入月，虛疑神女解爲雲。
花陰晝坐間金剪，竹裏遊春冷翠裙。
留得丹青殘錦在，傷心不忍讀廻文。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官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進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

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敘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百員官都鬪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熱鬧處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闡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

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里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滌上類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遙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

又冒一
句方不
露從前
之相

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眾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眾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眾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眾官歡飲，直到日暮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眾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五六

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下。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闕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鴟尾表碎了，唬死了。」

兩太監
情性口
角模寫

已盡至
此又明
自張膽
談一回
朝政令
入絕倒

許多官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那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隹

說來若
為知其
為勞民
傷財之
事而萬
身不願
者宛畢
身卒為
之而勞
民傷財
特甚古
今具臣
已為小
人所為
而猶不
自服其
為小人
皆此類
也

右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今夫人作過也要來弔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劉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良嶽勅令太尉朱勗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長二丈濶數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贈之儀那兩封是兩

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尚柳塘老先生

五十六

熟關中
不察冷
案文情
如笙谷
幽蘭芳
香自吐

絕平又
皆是奇
思極俗
事亦有
寓意

那里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諛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驕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眾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入府來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眾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祗迎廩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為甚我輩還望四泉于上司處美言提援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

金瓶梅

第十三卷第六十五回

五十七

一味點綴炫人耳目

鋪叙處蓋欲極其盛而言之

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鈸大鼓甚是齊整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洒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瑠璃頂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虺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洒米桌面饌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王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大酒大肉相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裏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大

祖千里送荆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名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倫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隣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鴉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捧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件作一員官立于墳架上敲响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

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歛。蓼蓼嚨嚨。花
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鐘連宵振。作銘旌招颺。大書九尺紅羅。
起火軒天。冲散半天黃霧。狎狎。狎。狎。狎。開路鬼斜擔。金斧忽忽洋洋。險道
神端秉銀戈。逍遙遙。入洞仙龜鶴。遶定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隨。
熱熱開開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高。擡漢貫甲頂。盈清清秀。秀。小
道童一十六衆。都是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
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縮亭。亭亭皆綠
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縮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
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醮厨列入珍之確。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
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橋。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

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絲絹繖。同
圍增架。功布招颺。孝眷聲哀。打路排軍。執攬杆前後呼擁。迎喪神會。耍
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豎肩椿打斤斗。隔肚穿
錢金鷄。獨立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觀並觀。那分
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挂
髭鬚。綠髻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

吳月娘與李瓶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西門慶總冠孝
服。同衆親朋。在材後。陳敬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
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脚登丹鳥手執牙
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內。陳敬濟跪在面
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會種藍田，每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旆迎風，良夫躡踊于柩前，孝眷哀矜于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垣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雀鳧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知識登于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

弗迴改頭換面無邊數，眾聽末後一句，喫精爽不知得何處，真容留與後人看。

以癡兒之為人，在西門殷妻妾中，似不應被早死之報，不知早死正癡兒之福，如此方可論因果報應。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里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眾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管張團練帶領二百各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棺輿到山下，扛徐先生率伴作，依羅經弔向巳時，登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并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敬濟扶靈床，鼓手細樂十六眾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

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官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酒洒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又拏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衙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拏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戶吳大舅衆大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終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雲宿歇見雲床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雲床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桌上

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燒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窓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証

短嘆長吁對鎖窓 舞鴛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曉三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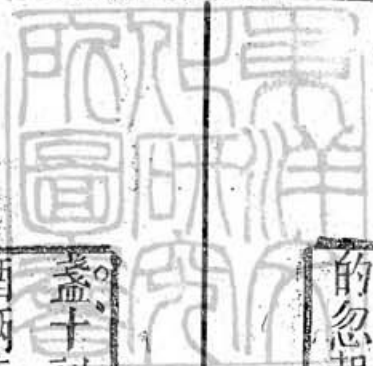
楓落吳江一夜霜 風世已逢連理願 此生難滅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那消二字甚言此道感久之易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鬚擺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筋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鬚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搯搯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墳上暖墓來家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

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接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通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湊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聽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脚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盛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脚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在鬢髻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的眼裏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



教語極
絕幾筆
天下之
誕以靡
天之意
氣而猶
以承祖
過寶嬰
爲恭未
弟此見

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鏢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里早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與兒定桌面粘果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割割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伯爵道這箇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攪攪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

則七之
怪人熏
灼者有
幾何況
伯爵

歸從其
心所欲
查言不
避賊甚

過來應伯爵道這箇不打緊我弄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裡在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這他這箇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請他到好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及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為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為嫂子沒曾為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一晝夜即令玳安

亦是冷
奈以乎
可省然
細規首
尾方知
其妙

騎頭口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賣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賣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相十五歲到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在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

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紫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璽瑜都是錦綉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菜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仗擺教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塾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

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于廳上又是箏纂方嚮雲敖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叅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叅政季侃廷叅議馮廷鶴右叅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恭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于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

此時各官禮貌如此

而為西
門慶論
不可誇
不可最
難下筆
此只以
拜見獻
茶一混
又若誇
又若誇
絕妙解
閑之法
席終窮
主不交
一言寫
由勞分
所臨元
無情義
徒以套
孔尊拱
而已

來拜見獻茶候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
玉竿彼此酌飲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
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
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來廚役割獻燒鹿花
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琵琶箏篪上來清彈小唱唱
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
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
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眾官再
三款留不在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
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候巡撫分
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

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回至廳
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
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蝸居卑陋
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
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西門慶回
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
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
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
出身韓道國黃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項昭管辛苦坐飲
三杯不一時眾人來到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
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

秀才便
諱宗師
若誇矣
而不知
其為闕
見之陋
可發一
笑

歡喜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陪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温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里預席西門慶問其名温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鄆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眾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所韓畢與周采一面撈箏撥阮唱道

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此曲詞
甚甚悲
難敘時
亦不堪
讀一
字七從
深情中
流出却
妙在一
字不切
若切便
淡
一語同
一意而
口角各
肖其人
化工之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娘子來西門慶看見後邊上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喚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了髮撮弄你看相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温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里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如今却怎樣的前

